

往事如烟

馄饨里的乡愁

杨瑞琪



对好日子的期盼。

汤底是馄饨的魂。提前一天用猪棒骨慢火熬煮，直到汤色浓稠如琥珀。次日清晨，十几种食材次第入锅：肥瘦相间的臊子肉煨出焦香味，白菜吸饱肉汁变得甜软，黄花菜与木耳舒展着身姿，炸得金黄的豆腐丁在汤里打着转。最点睛的是韭菜，总在起锅前撒入，碧绿的菜叶瞬间点

亮整锅。

吃馄饨的讲究，藏在一碗一筷间。光吃馄饨可不行，还要搭配凉拌小菜——脆生生的萝卜丝、酸香的豇豆、油亮的榨菜丝和韭菜，再舀上两大勺红亮的油泼辣子，色香味俱全。滚烫的汤裹挟着馄饨滑入喉咙，萝卜馅的清甜、臊子肉的醇厚、韭菜的鲜香在舌尖炸开，再就一口脆生生的咸菜，这一早上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。大家围坐在摆满菜肴的大圆桌旁，一边吃着馄饨，一边热热闹闹地聊着天，欢声笑语洒在村子里回荡。

工作后，我离开韩城来到西安，安家落户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回韩城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每次思念这份美味的时候，也曾尝试着自己下厨，却少了农村酒席上的那份热闹，缺了柴火铁锅煮出的独特香气，更没有了乡亲们围坐在一起的那份亲切与温暖。

那一碗馄饨，不仅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对韩城深深的眷恋，是剪不断的乡愁，是无论走多远都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。

拐杖

王健春

起，消炎药、止疼片一日三次雷打不动，新“伙伴”拐杖虽时时刻刻守候在旁，暂用不上，也没心情打量。第二周，肿痛稍减，寂寞袭来，消遣把玩起这个辅助用具：铝合金两管夹一管再横两个短管，螺栓固定，三管下端有四个眼可调节长短，两个横管即腋托，握把软皮包裹减少摩擦，两个管底部贴有防滑垫，真敬佩智慧的能工巧匠。

受伤后，好友自然要来看望，浪漫地捧来康乃馨和包装精美的水果篮，不喜形式的买来补养品，更有甚者干脆做熟做好端来，患难见真情，很是感动。百无聊聊，胡思乱想，也许还有羡慕嫉妒恨的幸灾乐祸，“让你嘚瑟，活该！”即使真有，也很正常，不足为奇。

伤势让我不得不按下暂停键，难得清闲，电视看个够；喜剧小品越来越迷幻，像我这笑点高、水平低、有伤痛的人，怎么也乐不起来。周末，老同学专程驱车来访，怕我宅家憋坏，硬扶我上车去兜风，透过缓缓行驶的车窗观景，惬意舒适。邻省竹溪桃

节日是生活的驿站

血 红

立一个又一个标杆。

“生活”，就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旅途。如果我们只是低下头，沉浸在“生活”本身，那么我们视线所及，永远只是脚下那条色泽单一、毫无变化的“道路”。灰扑扑的固定和单调，是身为成年人的我们很难改变的“生活”色彩。

“五一”假期，我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节假日，从漫长的“生活”旅途中暂停一下脚步。在这难得的短短几天时间内，去寻找一棵高壮壮美的大树，去寻找一块嶙峋秀美的石头。

暂停下来，将其当作一个短暂驻留的驿站。

早餐，可以不是豆浆油条菜饭团，可以是长沙的网红米线，可以是成都的麻辣兔头，也可以去北京城喝一碗味道纯正的豆汁。那都是人生中的一份鲜亮的记忆吧。

上午，可以带着一嘴螺蛳粉的香味坐上竹筏子，在桂林的山水中飘荡；也可以舔舐着被辣红辣辣的嘴唇，在云南的红石林里穿梭；又或者，饱餐一顿羊肉泡馍后，站在丹霞地貌景区中好好地发一阵呆。

若是有意，下午时分，去长城上做一回真正的好汉；又或者，行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，专门找小巷子穿梭，期待迎面走来丁香花般的姑娘；如果实在精力充沛，也完全可以在老西安人的笑声中，踏上十几公里长的西安老城墙，体味千年古城的风韵。

入夜。

切莫错过真情

洗炭翁

想起街边燃着的篝火，不由得脊背直冒冷汗。一路狂奔，冲至门外，一眼看见未燃尽的废物刚被踩死，在晚风中仍有零星的小火苗跳跃。举目四望，街上空无一人，转头再看，见一对老人蹒跚而行，佝偻的背影，轻缓的步子，依稀辨认出是南邻第六家漏桥腰张村租客。天哪，若非这对老人，恐怕一街两行的数十辆汽车将可能燃烧……

这件小事令我久久不能释怀，同时，萦绕耳际的，还有撕扯不下、丢弃不开的稔熟影音，醇醇悠长，无隙无退。

回忆起命运多舛却一生都在补天补地的祖母，一世刚强的母亲，生来怯懦的父亲、宽厚隐忍的妻子，包括无尽坎坷泥泞中砥砺前行 的子孙，还有每当我陷入迷

惘、无奈时，义无反顾为我亮起一座灯塔、伸出一双大手 的师长、亲友和兄弟姐妹。这些普通的平凡人始终充满一身正气，这让我得以在艰难挣扎中守住了底线，并自省自觉地时时净化心灵。每当遇到泰山压顶之事，反倒 在啪啪作响中一节一节伸直。醉了，醒了，哭了，笑了，这一切都把我拽回遥远而亲切的童年时代……

这世间，什么都不缺，唯一缺少的是一贯对你默默付出并悄悄护佑的人，匮乏的是当你快要坠崖时一双粗壮有力且主动伸出来的手。

除了真情，你还需要什么？除了真情，我还能给你什么？遇见了，我们就该拿生命去珍惜，因为一旦走散了，余生和来世，唯有剩下缺憾了。

藏在发间的温柔

孙惠敏

周末的阳光慵懒地洒进客厅，我窝在沙发里追剧，难得半日清闲。母亲端着切好的水果盘走进来，正要招呼她一起看，却见她突然凑近，目光直直地锁定在我的头顶。

我被盯得发懵，下意识摸了摸脑袋说：“妈，怎么啦？”母亲的手轻轻探过来，拨开我头顶的发丝，指尖带着熟悉的温度说：“你怎么有几根白发发了？”我慌忙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，果然，几根银丝在黑发间格外刺眼，平日里忙得脚不沾地，竟不知它们何时悄悄冒了出来。

我满不在乎地笑着说：“就几根白头发，染染就行，不碍事。”母亲却蹙起眉头，转身就往梳妆台走去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女孩子顶着白发多不好看，妈给你染染。”我本想推辞，连日工作的疲惫早已将我包围，可母亲动作极快，眨眼间就翻出了染发膏，利落地调配起来。

调配好染发膏，母亲搬来小凳子，轻轻按了按我的肩膀示意我坐下。我顺从地落座，她像小时候给我编辫子那样，将我的头发分成一缕缕。她的指尖穿梭在发丝间，力度轻柔得像羽毛拂过，熟悉的触感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儿时时光。

母亲开始染发，动作小心翼翼。我不经意间瞥见她的手，那双手曾经细腻光滑，如今却布满细密的纹路，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，可岁月留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。她一边染一边絮叨：“天天忙工作，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，熬夜多伤身体。”听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唠叨，我的鼻子突然泛起酸涩。

母亲的遗产

张翼安

白驹过隙，转眼间又到了母亲节。端详母亲的照片，思绪把我拉回到从前。

1960年4月，刚满6个月的我来到母亲身边，成了她的养子。母亲总是省吃俭用，力所能及地让我吃好穿暖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我得到了母亲全部的爱。

没想到，与母亲相处的岁月是短暂的。我读高二时，母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，她在弥留之际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从随身带的包中掏出一个用红布裹着的信封交给我，并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眼中流露出不舍与期许。

母亲离世后，我准备把那个信封拆开，心想母亲给我留的是什么？亲戚朋友都说可能是存折，打开才发现是一张照片，是母亲与父亲1957年的合影。母亲留给我这张照片的含义是什么？当时我也没有明白。

1978年，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我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，结果却是名落孙山，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，茶饭不思。偶然在抽屉中又看到母亲给我的信封，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1949年，母亲从农村随父亲的军队南下来到西南。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，不识一个字，脚也被裹成“三寸金莲”。母亲早年得了气管炎，因家庭条件

不好，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积劳成疾，成了肺心病。从母亲拖着病身子到部队的那日起，就跟着父亲学习。父亲一字一句认真教，母亲一笔一画刻苦学。父亲说：“当年电力供应不足，经常停电，你妈便点蜡烛熬夜学习。为了弄明白一个问题，她常常缠着我讲了又讲，直到弄懂了才去休息。”在父亲耐心地辅导下，母亲很快能独自认字看书了，后来还与父亲一起成了部队大院里的学习积极分子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母亲通过自学，成了部队大院里为数不多的“有文化的家属”。

想到母亲平凡而奋进的一生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经过复习，我考上了大学，读了研究生，后来还考上了公务员。

我的女儿出生时，父亲遵从母亲生前的意思，给女儿起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名字——强立。女儿刚懂事时，总埋怨爷爷奶奶给她起的名字。后来上大学、读研究生到成家立业，再到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她不止一次说：“感谢爷爷奶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！强立、强立，就是让我自强不息！”

知难而上、刻苦钻研，热爱生活、超越自我。这是母亲留给我的遗产，她传给了我，我也传给了我的孩子。这样的遗产在别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，但足以让我受用一生、感动一生、幸福一生。

永不褪色的母爱

王婉若

山风掠过晒谷场的清晨，我总能看见母亲弯着腰，把金灿灿的稻谷摊开又收拢。在农村的黄土地上，岁月的犁铧在她脸上刻下沟壑，可那份藏在粗布衣裳褶皱里的温柔，却像村口老井的水，历经时光沉淀，愈发清冽甘甜。

记忆最深的是煤油灯下母亲纳鞋底的模样。村里还没通电时，一盏煤油灯就是全家的太阳。火苗在玻璃罩里轻轻摇曳，把母亲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忽大忽小。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，时不时抬头看她。母亲戴着顶褪色的蓝布帽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银针在千层布鞋底上来回穿梭。“写累了就歇会儿。”她说话时眼睛不离鞋底，嘴角却噙着笑。有次我被数学题难住，急得直揪头发，她放下针线，用手轻轻拍我的背：“别急，咱把题目拆成小块啃。”说着就用烧火棍在地上画起线段图，灶灰粘在她袖口，像朵小小的云。那些被难题困扰的夜晚，因为母亲带着棉线香的温柔，变得不再漫长。

母亲的温柔，还藏在田间劳作的时光里。农忙时节，我跟着母亲去插秧，小小的我总把秧苗插得歪歪扭扭。母亲直起酸痛 的腰，走到我身边，蹲下身子，沾满泥巴的手轻轻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手稳些，秧苗才能直直地扎根。”她的掌心带着粗糙的茧子，却传递着让人安心的温度。日头正毒时，母亲会摘下草帽，为我扇风，自己的额头却沁满汗珠。休息时，她从布兜里掏出饭团，那是她特意多留的糯米，还混着几颗晒干的红枣。“快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”她看着我吃得满嘴米粒，笑着用衣角为我擦拭，眼神里满是宠溺。

母亲的温柔，还裹在春天的桂花饼里。村口老槐树开花时，她总会搬来梯子，系上褪色的蓝围

裙，踮着脚去够最高处的花串。“高处的花干净，甜。”她把雪白的桂花洗净，拌上面粉，在大铁锅里烙成金黄的饼。我蹲在灶台前烧火，看她被油烟熏得眯起眼，却不忘回头叮嘱：“别添太旺火，饼要糊了。”咬一口刚出锅的桂花饼，清香混着麦香在舌尖化开，母亲就坐在一旁，用围裙擦着手，笑盈盈地看我狼吞虎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总把最厚实的饼留给我，自己吃边角烤焦的部分。

上初中时我要去镇上住校，临走那天，母亲把我的被褥捆了又捆。她粗糙的手指捏着麻绳，每一个结都系得格外紧实，仿佛这样就能把家的温暖都系进包裹里。“在学校别怕生，想家了就看看月亮。”她在我书包侧兜塞了个油纸包，坐上车打开，才发现是十几个煮鸡蛋，还带着温度。车开动时，我透过车窗回望，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，却还在挥手，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，像一张倔强的帆。

如今回村，老房子的窗棂爬满了牵牛花，母亲的背却弯得像张弓。每次回家，她还是会早早站在村口张望，眼睛里闪着光。一进门，八仙桌上摆着我爱吃的桂花饼，厨房灶台上的锅里还冒着热气。“快尝尝，咸淡合适不？”她夹起咸菜放我碗里，动作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阳光透过窗纸洒在她手上，那些布满老茧的纹路里，依然藏着岁月带不走的温柔。

暮色漫过田野时，我常陪母亲坐在院子里。她絮絮叨叨说着村里的新鲜事，手里还在纳鞋底——这次是给她的 小孙子。月光爬上她的白发，像覆了层柔软的霜。原来母爱从来不会褪色，它藏在油灯下的线段图里，裹在桂花饼的香气中，化在每一个牵挂的眼神里，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，温暖着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

六十三岁，心如止水，体似槁木，早过了动辄就被感动的年纪。然而一件芝麻大的事，却令我几近干涸的心湖瞬间湿润，涟漪阵阵。

切好粗细不一、长短不等的五六十根管材，三下五除二将四根立柱浇筑于坑位中，想在天黑前将街门花架搭起来，于是我肩扛钢管，手拿焊枪，攀上梯子，刚要动手，谁料停电了。只好先喝点水给累极乏透的身体充充电。我将纸板、塑料及扎带等物品和工具放在路边。转身回屋里，打开一瓶啤酒，一边品味一边端详，将心中凌乱思绪的草图，再一次试图修改至精益求精。不知不觉，五六瓶啤酒下肚，烟盒中也空空如也。突然，一阵凉风袭来，庭院的落叶打着旋儿，这才